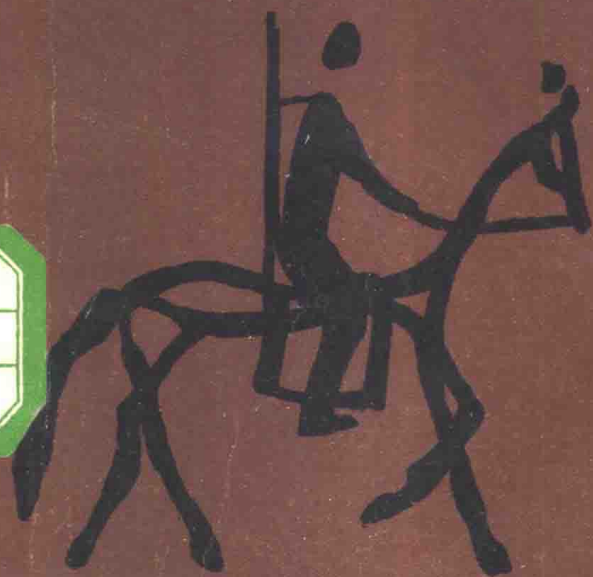




马贼的妻子

王宗汉



马贼的妻子

王宗汉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上下篇。在读者面前似乎出示了两个生活谜语，当谜底揭开，你会得到人生的启示。

上篇。在二十年代的关东，女师毕业生秦玉竹可谓女中豪杰，她为什么竟下嫁一个马贼为妻？为什么舍弃安宁的生活步入绿林去担风冒险度着动荡的岁月？到最后，你会带着惋惜之情理解了她的。

下篇。读者会同主人公秦玉竹一起走向迷宫。强烈的复仇欲促使她做出令人敬佩的业绩，也为她酿成了一场悲剧。你会通过秦玉竹的命运受到启迪。

这部作品情节跌宕，故事曲折，富有传奇色彩，有着浓郁的东北地方特色。

马 贼 的 妻 子 MAZEI DE QIZI

王宗汉

责任编辑：文牧

封面设计：章桂征

插图：杨宝诚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4插图 179,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218,7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0389·27 定价：1.20元

目 录

上 篇

- 1 乱世风情(3)
- 2 迷 梦(8)
- 3 夜深沉(18)
- 4 往事烟云(32)
- 5 风尘路(52)
- 6 闺 心(64)
- 7 试 剑(74)
- 8 情天恨海(86)
- 9 寒剑空鸣(101)
- 10 乡 仇(116)

下 篇

- 1 女 贼 (133)
 - 2 云缠雾绕 (152)
 - 3 魔 剑 (169)
 - 4 惊 梦 (179)
 - 5 魔 力 (195)
 - 6 抉 择 (208)
 - 7 陷 阱 (216)
 - 8 血饮龙泉 (231)
 - 9 复仇的剑 (240)
 - 10 未完的尾声 (249)
-

上 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乱世风情

大辮子草上飞又要打街了。

关东这地方多荒乱哪！

一进腊月门儿，风声就越来越紧，腊八的前两天有人在野猪岭一带看见草上飞的哨马了。

两江镇一片慌乱，买卖商号关了板儿，醉仙泉烧锅住了锅，唐家油坊停了榨，就连澡堂子都把那“金鸡未唱汤先热”的大匾摘下来了。

镇子里，荒乱中静得出奇，沉寂中夹杂着喧闹。一进腊月，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嘀嘀哒哒的喷呐声，成年和未成年的姑娘们在匆忙中出嫁了。这是荒乱年月中山乡的奇特民俗，喷呐声和枪炮声常常混在一起，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姑娘自己，都盼着马贼到来之前有个归宿，好象这就是安全的保证。

那些日子，镇街上行人少了，僻静处人却多了。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似乎把嗓门儿稍稍放高些，那六十里以外

的草上飞就能听到似的。

“听说了吧，草上飞要在腊月二十三进镇来过小年儿。”

“说是闹完花灯才能撤呀，灯油备下五大缸，金字大蜡装了七爬犁。”

“不出去躲躲吗？”

“谁呀，问我吗？听听动静再说吧。有人从集场镇来，说那里还挺稳当。”

“怎么能和人家比？高家大院里养着枪，咱们两江口有吗？”

集场镇离两江口只有五十里路，都说那里通神，哪一次风吹草动，他们都没有遭到大的磨难。这几日，两江口的镇民们都在探听着集场镇的风声。一开初，他们好象稳如泰山，纹丝没动，后来听说高士家把窝棚里的炮手都调回去了，又添了十几条枪，腊八一过，高家大院的四个大炮台上整夜地亮着灯了。

集场镇吃紧的风声一传来，两江口的人心更慌了，有心的富户和胆小的穷人都离开了这多灾多难的小镇。

该走的走了，能逃的逃了，留下来的人便在焦虑与惊恐中熬到腊月二十三，这就是人们传说草上飞打街的日子。

枪声是在掌灯以后响起来的。几户养枪的人家奋力抗击了一阵，到了后半夜，枪声便停下了，镇街上出现了一些身着花衫的异乡人。四下里响起了敲门声。

“出来出来，遛马！”

草上飞真的压进两江镇了。

接着是男人们踏着雪地遛马，女人升火做饭，孩子们蜷曲在炕脚下熬过这恐怖的一夜。人们似乎是按着程序做着这一切。是啊，生在关东的大人和孩子，谁没经过马贼的

“洗礼”？

天亮了，买卖商号在集聚各种礼物，由一人出面给辮子“上小饷”——把布匹、胶皮水袜子、猪肉、烧酒、烟卷、洋胰子……装上爬犁，送到大当家的草上飞的住处唐家油坊。

富人们的恐惧在每时每刻地增加，他们还摸不透草上飞要开多大的盘子，能不能使他们倾家荡产？而穷人的惊慌开始消退了。只要打街的时候没被枪子儿碰上，眼下还怕什么呢？他们除了干些遛马、烧水、洗衣裳这些杂活外，有时候还可以跟崽子们唠些家常了。人们的日子也开始趋于正常化，“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砍猪肉”，就连二十七的“年集”也照常开了。尽管年纸床子不多，可当用的年货也还齐全。灶王爷、天地、门神、子孙姑娘、卦钱、仔香、对蜡……这些还不够吗？赶集的人多半是镇子里的穷家小户，怀里揣的钱能买到的年货不够盖筐底的，他们还怕胡子抢吗？胡子又怎么样？当胡子的不也有个年节吗？可是正当人们仗着胆子挑选年货的时候，突然镇子南头响起了排子枪，一排过后，接着又是一排。

集上大乱了，人们向四下里逃跑了。年货床子撞翻了，被风一吹，灶王爷、卦钱飞了满天。

“不用跑，慌什么哪！”画棚掌柜的站在货床子上喊着，“别怕别怕，这是草上飞大当家的在娶压寨夫人！”

人们听不清他喊些什么，谁肯停下脚来？眨眼间，整个年集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赶集的人跑回家，镇子里的枪声还在一阵一阵地响，不过，这中间还夹杂着嘀嘀哒哒的喷呐声。

喷呐声和枪炮声又一次地混在了一起，关东这地方多奇

怪呀！”

“草上飞娶了压寨夫人了。”在家的女人们比赶集的男人消息灵通了。

“谁家的闺女？”

“药铺坐堂先生秦伯筠的丫头。”

“谁？”

“两江学堂的教书先生秦玉竹嘛。”

“天哪！”

这不能不让人吃惊了。两江口的人，谁不认识秦玉竹？秦家爷俩是十年前从集场镇搬来的。因为那姑娘实在有些出奇处，在这之前，已经成为两江口人的谈话资料了。山沟里的女人，多半长得矮小，而秦玉竹却是个高大的身量；山沟里的女孩有几个上学念书的？秦玉竹呢，在吉林女师毕业，如今还在两江镇学堂当了教书先生。有人听见她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有人看见过她拿着毛笔画山画水画虫虾。算得上是个女秀才了；山沟里的姑娘不到二十岁就嫁出门去，这秦玉竹已经二十四岁了，还没有婆家。不奇吗？

那时候有人曾暗地埋怨过秦伯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大的姑娘了还不找主儿？这是老人没正事！”

可是也有人说：

“嫁给谁呀？不用说在两江口，就是到了县城盘山镇，能找到配得上秦玉竹的吗？”

今天，秦玉竹做了草上飞的压寨夫人，人们不仅为她难过，为她惋惜，更主要的是为她担忧了。

“看吧，秦玉竹不能轻易顺了草上飞。”

“那姑娘烈性，草上飞逼急了，她还不得一头碰死啊！”

小唢呐嘀嘀哒哒地响过来了。胆小的队在门缝向外看，胆大的便推门走出去，站在房檐下欣赏着这奇异的婚礼。

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十名弟兄穿着花衫，排成两行在前面鸣锣开道；后边跟着长长的马队，马上的人手里都端着乌黑的连珠枪，枪口冲天，走几步便朝天放上一阵。马队的后边便是新郎和新娘了。他们没乘车、没坐轿，却骑着两匹高头大马。马笼头上戴着海碗大小的团花，马身上披着鲜红的彩绸，脖子上挂着黄灿灿的响铃。新郎草上飞身着马褂，十字披红，斜背一把大镜面匣子枪；新娘秦玉竹戴顶细绢花冠，披着一件黑大绒的斗篷。新人后面跟着鼓乐班子，一路上吹吹打打。喇叭匠的腮帮子鼓得圆圆的，尽量让唢呐吹得响些，好象要和前面的排子枪比个高低。再往后，又是草上飞的马队，马上的人背着长短不齐的杂牌子枪，一个个也都挺着胸脯儿。这婚礼简直成了草上飞的阅兵式了。

明白的人说：

“早先年，念书人中了状元要‘夸官’，如今是‘胡子娶亲，串乡夸婿’，看吧，这礼队一半时转不完。”

真让他说对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几乎把两江口的大街小巷全串遍了，最后回到了唐家油坊。

镇子里的半大孩子和年轻胆壮的小伙子也凑上前去了。唐家油坊的大门楼贴着桌面大小的双喜字，大门两侧站着一些手捧五谷杂粮掺着彩纸末儿的弟兄。队伍来到门前，鼓乐班子抢前一步，走到门楼的左侧站下了。喇叭匠仰着脖，鼓着腮，拚命地吹着。

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四喜帽子的人，站在门前的上马石上喊着：

“夫人坐寨，枪响马快；夫人上山，越打越宽。”这人留着两撇小胡，看上去不到五十岁。认识的人说，这就是草上飞的反托先生杜品三。他把手里的五谷杂粮朝天上一扬，喊了声，

“吉辰已到，大当家的、夫人，蹬山吧！”

新人的两匹大马走进黑门楼的时候，站在两侧的弟兄抛出了手中的彩粮，那夹杂着五颜六色纸屑的粮谷，打在了草上飞和秦玉竹的身上、头上、脸上。秦玉竹那件黑大绒的斗篷，立时被染得花花点点。

草上飞的“夸婚”到此算是结束了，人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秦玉竹没有一头碰死。更让人不解的是，从秦玉竹的脸上没看到丝毫悲伤、怨恨的神情。她只是咬着下唇，两眼平视，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看来她是心甘情愿地做了草上飞的压寨夫人。

天哪！这是怎么了，关东这地方为什么怪事越来越多？

2 迷梦

这奇异的婚姻使人们困惑了，镇民们在做着种种的猜测。这女人，就是对草上飞来说，也是一个难解的谜。

那是打进两江口的第三天晚上，草上飞把山头上的四梁八柱拢在一起，正在商议向镇子里的“财神爷”们如何下手的时候，瞭水的崽子跑进来了。

“大当家的，在头道卡子上堵住个大姑娘。”

草上飞歪在炕头的行李卷上，他连动都没动，说了句，
“堵个姑娘干什么？放了！”

瞭水的崽子站在原地没动，他说：

“那姑娘口声声要见大当家的，常四虎子用枪逼着她，她都不怕。”

是哪家穷亲戚找上门来了？草上飞歪在行李上心里数点着住在附近的亲朋。

“长得啥样？”

瞭水的崽子嘿嘿笑了。

“你笑什么？”

“嘿嘿，俊，大高个、梳着洋学生头，披着洋斗篷……”

“来了几个人？”

“就那姑娘自己，赶张大马爬犁。”

“出鬼了！”草上飞坐起来，“找我干什么？”

“她不说。”

“从哪来？”

“她不讲。”

草上飞一摆手：

“去，把她牵进来！”

“慢！”坐在地下方凳上的杜品三拦住了崽子，他对草上飞说：“派个人去看看吧，其中怕是有诈。”

上线员王海山跳下地，一边穿靴一边说：

“我去！”

“你个色鬼，老实在家给我呆着！”草上飞拦住王海山，他对二当家的丁元甲说：“老二，你辛苦一趟吧。”

丁元甲从墙上摘下匣子枪，拎着马鞭子出去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马蹄声响回来了，丁元甲牵进一个人来。

真象那小崽子所说，这女人大高个，披着青大绒的斗篷，梳着短发。因为两眼被黑布带子蒙着，一时还看不出脸长得是啥模样。

她两手被反绑着，站在地中间。

草上飞仍然靠在行李卷上，打量了一阵这女人之后问：

“你是哪的人？”

女人没开口。

“从哪来？”

女人没搭话。

“你找我们干什么？”

女人仍然没有回答。

王海山一拍炕沿骂了一句：

“他妈的，是个哑巴！”

到这时女人说话了：

“我有话要和你们大当家的草上飞说。”

草上飞下了地，围着女人走了一圈，然后问：

“你认识草上飞？”

“没见过，可我能认出他来。”

草上飞哈哈大笑起来，把手一摆，冲大家做了个鬼脸说：

“给她松线，摘掉挡眼，让她认！”

说完，又跳上炕，靠在行李卷上。

王海山下地，给女人松了绑，解下蒙在眼上的黑布带子。这时人们才看清这女人长得确实是出奇的漂亮——一对大眼睛上面衬着两道又黑又细的眉毛，鼻梁高高的，嘴角微微向上翘着。这姑娘若是往粉皮墙上一靠，还不让人误认是一张美人图吗？

女人脸上的挡眼被解下之后，屋里的人谁也不说话了。

都带着好奇的心情看着姑娘，任她去认。

屋里除了草上飞之外，在坐的还有五个人：二当家的丁元甲，反托先生杜品三，总催刘成达，上线员王海山，殃子房掌柜的曹凤林。人们散坐在炕上地下。究竟谁是草上飞？姑娘在这间大屋里一步步地走着，走到每个人的面前都要端详一阵，然后慢慢离开，又站到下一个人的面前。最后，她终于在草上飞的面前停下不动了。

“你？”

“好眼力！”草上飞坐起身，“你没见过我，怎么能认出我来？”

姑娘愣了一下说：

“让我直言吗？”

“说！”

“外边人都传说草上飞大当家的长得丑，五大三粗，就象三国里的猛张飞……”

草上飞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就是这副模样，俊不了啦。好吧，有啥话，说吧。”

“等一等。”

“还等什么？”

“世上长得象张飞的不只一人，今年七月不是就有一股人马冒充草上飞辮子，打过集场镇吗？”

“喝，山里事你还真知道不少呢，那是老北风和我做对，想借刀杀人。”草上飞问，“这么说，你的话还不能跟我说？”

“我还得认一认。”

草上飞仍然怀着好奇心，他跳起来，站在炕上原地转了一圈说：

“来，我就让你好好认一认。”

姑娘说：

“听人说，草上飞的枪上功夫惊人，能‘弹透铜钱’。”

“他娘的，看你倒要说些啥，来，我让你好好认认。”草上飞从行李底下抽出两把匣子枪，一手拎着一把，然后向四下扫了一眼，“尽出他妈的花花点子，这深更半夜的，上哪去找铜钱？来，现做一个吧。”

说着，右手一抬，枪响了，南窗的窗纸上钻出个圆圆的小洞。

“姑娘，你上眼！”

草上飞站在北炕上，举起双手，左右开弓，对着南窗砰砰连放了十几响，随后把枪往炕上一扔，一屁股坐在行李卷上。

“认出来没有？”

那南窗上仍然是一个弹孔，只是小圆洞周围被子弹烫得发黑了。

姑娘叫了一声：

“草上飞大当家的！”

“有话就说吧。”

姑娘向左右看了看，没开口。

草上飞说：

“在坐的都是我的生死弟兄，有话你尽管说。我问你，姓啥、叫啥？”

“姓秦，名玉竹。”

“看你这身打扮也是个有钱的主儿……”

“不，我父亲是这两江镇济仁堂药铺的坐堂先生。我们就靠父亲的脉金和我的薪水过日子。”